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埃 馬 · 格 林 著
韋 德 培 譯

南來的風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820(474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 24 —

南 來 的 風

埃馬·格林著 韋德培譯

一九五三年五月印行



前記

在封建與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有很多農民一方面受着超經濟的殘酷剝削，一方面受着思想的欺騙與蒙蔽。他們認為他們悲慘的生活是注定了的，他們認為利用着僅有的雙手，從早忙到晚，只能獲得最低限度的一點生活必需品，是不可避免的命運。而且在被欺騙與蒙蔽之下，他們把敵人看成友人，把友人看成敵人。這篇小說所描寫的便是一個例子。

本書主角埃伊納利——一個芬蘭農民——從兒童時代便替一個地主做工，他有着天生的強壯身體，他忠實而熱心地替他的主人做着苦工，使大片的森林與沼澤變成了良田。一年一年地替主人收穫着大批的馬鈴薯與小麥，但是他自己所得的報酬是什麼呢？在做了二十五年苦工之後，他得到了一小座光光的石山。這座石山只有朝北的山坡，南面是絕壁懸崖，而且還有巨大的岩石遮住了陽光。可是他並不怨恨，在這個不見太陽的石山上，他同他的妻子利用他們替地主工作的餘暇，利用他

們剩餘的血與汗來一點一滴地創造他們的「安樂窩」。他覺得他很懂得世故。他說：「我看到我周圍的一切東西都是有主的了。誰願意輕易把他自己的土地給我一小塊呢？」「有時人們狂妄地要求着東西。但是他們得到了什麼呢？他們得到的只是『解僱』。」因此他認為他的富有反抗精神的弟弟維爾霍是一個傻瓜，是一個不通世故的人。

「土地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要用勞力換取的。」這句剝削階級用來欺騙勞動人民的謊話被埃伊納利看成了「真理」。他本着這個「真理」，辛苦地勞動了三十年，他身體裏的豐富的勞力礦藏已經快要發掘盡了，但是他不僅沒有得到他所日夜夜夢想的土地，而且終於還逃避不了統治階級的魔掌，被抓去充當他們侵略戰爭的炮灰。他在一次激烈的戰鬥中逃出了性命，結果卻被自己的政府抓到逃兵營裏去，一直到戰爭結束後很久才被放出來。

從逃兵營回到家裏，仍然是一座不見太陽的石山在等着他。政府對於戰士沒有絲毫的酬勞，相反的，一個從來沒有聞到火藥氣味的地主，卻藉戰爭的機會大發其財！於是他開始對地主不滿，但是他沒有勇氣與地主鬭爭，只是用怠工的方式來作

消極的抵抗。他的思想變得消極了，這時，他覺得他的生命已經走入了絕境！

他的弟弟維爾霍在戰爭中被蘇聯紅軍俘虜去了。地主利用一慣欺騙的伎倆，把蘇聯人形容得無比地殘酷，說他弟弟是怎樣地被蘇聯人所殘害。但是鐵的事實推翻了這種無恥的謊言，當他回到家不久，他的弟弟也安然無恙地回來了。在芬蘭統治階級的欺騙與蒙蔽之下，他對蘇聯一向是抱着敵視態度的，但是在戰爭中他逐漸地認識了蘇聯：他認識到蘇聯力量的偉大，同時他也認識到蘇聯人民的和藹可親，他弟弟的回來，使他更改變了對蘇聯的態度。

戰後芬蘭的新政府成立了。人民對新政府寄以無限的希望。這時狡猾的地主低下了頭。被地主欺壓了大半輩子的埃伊納利現在也深深地出了一口氣。生命的火焰在他死去的心靈上又重新燃燒起來。「當然，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值得歡欣鼓舞，但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已經比較愉快一點了。」

在小說中還穿插了一個戀愛故事，這是地主女兒希爾黛對維爾霍的追逐。希爾黛是一個在研究院讀書的學生，很漂亮、很天真，維爾霍雖然只是一個工人，但是他的英俊，他的勇敢打動了這個女孩子的心，所以他們兩人在第一次見面時便發生

了愛情。可是以後維爾霍知道了她的身份，由於階級立場的不同，他毅然地停止這種愛情的發展，他怕做了愛情的俘虜，把自己的立場失去，被人恥笑。但是做了愛情俘虜的，不是維爾霍，而是希爾黛。她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虛榮，從勞動中改造了自己，最後更勇敢地離開了地主的父親，堅決地走到維爾霍的身邊來。

作者對於人物的描寫生動而逼真。埃伊納利的慧直，維爾霍的明智與勇敢，地主庫基馬吉的險惡，希爾黛的癡情與天真，乳酪製造廠小老闆兼工頭埃利亞斯的一副特務嘴臉，以及因得不到土地而受刺激過深的皮庫寧的變態，他們每個人都給你以深刻的印象，每個人都代表着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種典型人物。在我們解放前的中國，這些人的面孔似乎對我們都是非常熟悉的。

這本書寫於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的蘇維埃文學 (Soviet Literature) 曾經發表過他的英譯的節譯本（不到全文二分之一）。我還見到有兩個中譯本似乎都是根據這個英譯的節譯本翻譯的。本譯本是根據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語出版局的英譯本全文譯過來的。

作者介紹

埃馬·格林 (Elmar Green) 原名亞歷山大·瓦西列維奇·雅基莫夫 (Alexander Vasilyevich Yakimov) 生於一九〇九年。他的父親是一個鞋匠。他的母親在卡累利阿地峽 (Karelian Isthmus) 替一個俄羅斯地主做農業勞工。埃馬·格林在孩子時期父親便死去了。他的母親不能夠養活他，便在一九一六年把他送到彼得格勒的孤兒院裏去。他在列寧格勒的孤兒院裏一直住到一九二二年。以後他在烏克蘭及北高加索的諾夫哥洛德 (Novgorod) 同普斯科夫 (Pskov) 省的富農的農場上做了七年工。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四他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一九三五年他又轉到列寧格勒省森林信託公司充當無線電員。

在偉大的衛國戰中埃馬·格林充當一個士兵，以後昇為信號排排長，再後變為師與軍的報紙通信員。

埃馬·格林的最早小說“Peeler”、“Eino”及“The Returned Family”都發表在一

九三十年的“The Literary Contemporary”雜誌上。南來的風 (Wind from the South) 寫於一九四六年，獲得了斯大林獎金。

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並且做着它必須做的事。雖然似乎不會發生什麼事情足以令人歡欣鼓舞，但是生活在這個地面上究竟還不是一件很壞的事。

昨天夜裏又起了霧，今早起了和暖的南風，把霧統統吹去。你可以立刻看見許多黑暗而潮濕的圓石在這個小山谷任何一邊斜坡的雪中出現，並且可以看見剛剛在很厚的雪中現露的小溪，現在變得多麼寬了，而且現在把這個很長的山谷整個貫通起來。

從遠遠看去，這個小溪是黑色的，蜿蜒在雪地中，而隱沒於遠遠的被松林遮蓋的石頭山坡裏去。這個樹林看起來也是黑暗的，潮濕的。

我的小山也是陰暗而沒有樹木。當我早晨下山去工作的時候，或者當我晚間上山回家的時候，在險峻的山坡上我的腳不再滑了。我的靴底在這個粗糙的石面上已感覺到很平穩。

我的紅色小屋立在這個石頭山坡的坡頂上，向北的一個白色窗子可以俯瞰山坡，另一個窗子向東，下面是山谷及流向很遠的小溪。

別人說我可以選擇一個較好的地點，我應當把我的家建在朝南的山坡上。我並不需要別人這樣告訴。我並不反對把我的房子建在南面的山坡上，開着朝南的窗子，但是我的小山並沒有朝南的山坡啊。

南面不是山坡，而是一個絕壁，正在我的菜園後面。它高出於房屋之上，把光線及從南來的太陽都遮住了。樹根與一叢叢的爛草從它的上緣垂下來。這些樹根與爛草也都是潮濕的。這座石壁從頂到底整個龜裂的表面也都被潮氣浸濕。

在此地建屋的人把窗子開向南面一定是一個傻子。如果這樣，你向窗子外面可以看見什麼呢？看那潮濕的石壁及連着石壁的四塊很短的菜畦嗎？

當然，我知道孩子們需要更多的陽光。但是我為什麼不能暫時忍耐一下呢？庫基馬吉先生不能夠立刻給我另外一個地方。能夠讓我有一個有陽光的山坡，他一定也是十分高興，但是他自己對於這種山坡也並不十分多。事實上，他曾經這樣告訴我：

「我不能夠把我父親同祖父遺留給我的土地隨便送給別人。」

我立刻回答道：

「是的，不錯。不錯。」

但是我已經替他做了二十五年工。這也算是不錯了，他也明白這一點。因此當他說過這話之後便考慮起來。

當他考慮的時候我在注意着他臉上的皺紋，並且等待着。但是從一個人臉上的皺紋是很難猜到他的思想的，這種皺紋深深地刻在他的臉上，像一條條的裂痕一般。我想從他的眼睛裏看出一點情形來，但是我也看不見他的眼睛，因為他的眼睛上面垂着很厚的摺皺的眼皮，像活動的小蓋子一般。在這種僵硬而滿臉裂痕的面孔上，是看不出任何思想來的。因此我只有站在那里等待着，看他將說些什麼。停了一刻他用堅定的語氣說道：

「你需要一個靠近的地方，這樣你去做工不至於耽擱時間。」

我回答道：

「是的……」

當我知道他不至於完全拒絕我的時候，我的心興奮起來了。我趁着這個時候，便鼓起勇氣說道：

『如果你能夠十分慷慨地給我一小塊我所要求的沼地或林地，那麼我可以用一半的收成來償還……』

但是他暴躁地打斷了我的話：

『這句話說的還是太早了，太早了。』

他轉過身去，仍然帶着不高興的樣子，從口袋裏掏出他的紙煙盒子。我跟在他的後面。但是我再不敢說一句話，我怕惹他大大地發起脾氣來。我認爲他的心裏還是在想着這件事。

確是如此。他繼續走了五分鐘左右。好煙的香味聞得我鼻子發癢。然後他用手指向這個小山說道：

『看吧，這足夠你在上面蓋一所房子。這靠近你的工作地，並且那里有一點土地將來可以闢成菜園。』

從此以後，我便佔有了這座靠近山岩，頂上長了一棵小赤楊及灌木的小山了。

有時我會幻想到在很古以前，有一個大石塊從山岩上崩下來，這個大石塊像我的房子一樣大，它滾到北面的山坡下。現在在這個山岩與石塊所落下的地點之間的一小塊地面，即這全部石頭的小丘，是屬於我所有了。

我從庫基馬吉先生那里租到這塊地，他向我所要的租金等於真正的肥地一樣。但是我沒有因此怪過他。你不敢惹他發起脾氣來的。

有時人們會不顧一切地咒罵着，強索某些東西。但是他們得到了什麼呢？他們得到的是『解僱』。但是我幫他的時間太長了，我不願解僱。他好像並沒有拒絕我。他只是說：『這是太早了。』這個意思是說將來有一天我會得到一小塊沼地或林地的。僅僅是一小塊，我並不需要很多。好天爺，僅僅一小塊沼地或林地，在這上面一年的功夫我就可以種起小麥、稈麥、馬鈴薯、同豆子來。我知道我的兩臂的力量，並不害怕粗大而且根深的樹木或爛泥的沼地。我所希望的只是獲得任何一小塊的這種土地，那麼我就可以說了：『這是我的土地，我的農場。』

但是你必須順着庫基馬吉先生的脾氣，不要使他煩惱。他不喜歡別人惹他生氣。我已經幫他做了二十五年的工了。幫了這麼多年而被解僱是可恥的。因此我不

願多說話，僅僅希望在這個小山上盡我的力量把生活安定下來。

幾千年前滾下來的這塊岩石擋住了小溪的去路，這個小溪微微彎曲地流向我的小山，然後便一直向漫長的山谷流去。雖然小溪繞過岩石找到了一條通路，但是它仍然要稍稍向上回轉一下。因此，在岩石的前面便形成了一個相當深的水渦，我把它當作一個井。這裏面的水永遠是微微地翻着水花，十分清潔，而且像玻璃一樣的透明。繞過岩石，它便急速地流到山谷的中部去，並且經常形成一個小的瀑布。

面對着水渦及岩石，我用木板蓋了一個小洗澡室，它的四角搭在四塊圓石上。這是一個十分小的洗澡室，沒有更衣間，同時不能容納兩個人以上。這也是我自己所有的洗澡室。

洗澡室所用的木板與釘子是我從庫基馬吉先生那里買來的。我還從他那里買了修爐子的磚同鐵鍋。他並沒有要一個錢。他只是把它記下來，由我將來的工作償還，但是他提到這口鍋價錢是很貴的。

關於住房他也沒有向我要一個錢。我也只是用做工來償還房價罷了。每年做二十天工。起初他要我爲房價每年做三十天工。但是這房子究竟太小了，裏面只有一間，從外面看去它很像半所房子。因此他便把房價改訂爲每年二十天，一直到我的老死。

我計算我爲洗澡室要工作十八個月，那麼爲了住房每年工作二十天還不算太苛刻。到我的孩子時候就可以免除這種工作了。

我的妻子也是同樣想法。當他知道我接受了這個條件的時候，她的臉上現出多麼高興的樣子。我們在工人公共宿舍的擁擠的小屋子中住得太久了，在那里我們僅僅只有一張牀，一張桌子，兩條板凳。我們的孩子便睡在這板凳上。我們沒有自己的廚房或洗澡室，而現在我們什麼都有了。難怪我的愛爾莎圓圓紅紅的面孔上帶着十分愉快的樣子。

只有維爾霍不贊成這個新的家。他說：

『很好，在幾萬個蘇奧米●的山民中又增加了一個。他住在石頭上，欣賞着石

頭的樂趣……」

但是你對於一個從來沒有感覺到土地需要的二十五歲的傻孩子又有什麼辦法呢？他認為因為他在凱利·波簡巴的乳酪製造廠中學會了製造奶油與乾酪，他便學到了一切生活的智慧。其實他是年輕無知，甚至還沒有學會沉默，他的嘴不能夠保持到兩分鐘以上不說話。

會嘲笑並不算是你的腦子就比別人高明。他也許有不同的想法，如果他能夠毫不顧忌地取笑那些性情比較莊重而不願多說話的人。當他敘述兩個老芬蘭人的笑話時候，顯然他是在取笑我。

這個笑話並沒有可笑的地方。只有他一個人為這發笑——愛爾沙隨便笑笑只是為了禮貌罷了。啊，這有什麼可笑呢？是的，兩個老芬蘭人到森林裏去做工，在路上他們注意到雪裏有野兔的足跡。其中有一個人說道：

「一隻野兔會到過這里。」

他們進入森林一直工作到中午。於是他們坐在一棵砍倒的樹上，吃了一點午餐又繼續工作起來，一直到晚上，於是他們動身回家。當他們又經過野兔的足跡地方